

## 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

## 【美国军人战时通信选】

# 美军战争家书

# WAR LETTERS

**[美] 安德鲁·卡洛尔** 著  
**Andrew Carroll**  
李静滢 译

李静滢 译

一部非凡的史诗、无法估价的精神财富。

—— 汤姆·布罗考



昆仑出版社

# 美军战争家书

[美]安德鲁·卡洛尔 / 编著  
李静滢 / 译



昆仑出版社

图字:军-2004-02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军战争家书/(美)安德鲁·卡洛尔编著;李静澄译.-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

ISBN 7-80040-750-0

I.美… II.①安… ②李… III.书信集-美国-现代 IV.I7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03684号

Copyright © 2001 by ANDREW CARRIL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IRIAM ALTSHULER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4 KUNLU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美军战争家书

编 著: 安德鲁·卡洛尔

译 者: 李静澄

责任编辑: 侯健飞

装帧设计: 华禾腾

责任校对: 刘晓京

版面制作: 周 倩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字 数: 429千字

印 张: 26.25

印 数: 1-10100

版 次: 200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80040-750-0/1·542

定 价: 36.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 出版说明

本书是一部美国军人战争期间的书信集。所收书信的时间跨度从美国内战,到上世纪末的海湾战争和波黑战争。编著者是美国的一位历史学者,在对众多家书的评点阐释中,他从历史学、文化学、心理学的角度,对战争、对战争本质、对战争和人、对美国历届政府的战争政策,进行了透彻的剖析。特别是对主张以武力征服世界的霸权思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针砭与批判。在这个意义上,收录在本书中的书信,便不再仅仅是烽火岁月中的万金家书了。书信中叙述的个人的战争经历、战场感受、生命思考,以及对和平的期望等丰厚复杂的情感,也因此成为人类社会对自身发展进程中的教训与经验的认识与回顾。

由于历史条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评判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本书中的一些篇章在叙述上,很自然地不同于我们所习惯的阅读视角。对此,我们从尊重书信作者和编著者的本意出发,没有做更多的技术处理,为的是提供给读者一个真切、客观、完整的读本。更相信广大读者会用自己的评判标准,察消长之往来,辨利害于疑似。

今天的世界正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多元化的前提是差异的互存与包容。包容不仅是相互借鉴的基础,更是一个民族的胸襟。文化亦然。

Dear Reader.<sup>①</sup>

I am delighted that China is the first country to translate "War letters" into another language, and I think every person who reads this book will recognize the emotions expressed in these pages. They are universal emotions—love, hope, fear, patriotism, heartache, compassion—experienced and understood by us all whether we are Chinese or American, soldier or civilian.

Currently I am writing this from Beijing, an extraordinary city I have enjoyed visiting and admire very much. Fo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I have been traveling the world to seek out war letters written by people from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I am grateful to the librarians and archivists here who have helped me find letters by Chinese soldi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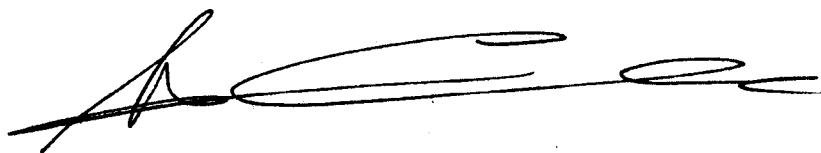
---

① 2004年3月，本书编著者安德鲁·卡洛尔先生抵京亲自签字授权《美军战争家书》中文简体字版由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同时致广大中国读者一封信。

One day I hope to publish another book that features these war lett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o that we will all better understand how similar we are as human beings, regardless of our nationality.

Most important, I hope these letters will remind us how much our nations have all suffered in times of war - and how much we all have to gain by working for peace.

In friendship,

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dark ink, consisting of a large initial 'A' followed by a series of loops and a long horizontal stroke.

Andrew Carroll

Beijing

## 致读者

亲爱的读者：

我非常欣慰地得知，《美军战争家书》即将在中国出版，这是该书首次被译成其他语言。我想，这本书的每位读者都将会认同书中字里行间表露的情感。爱、希望、恐惧、爱国的热忱、伤心、怜悯、同情，我们每个人都必然经历并感悟这些人类共有的情感，不论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军人还是平民。

现在，我坐在北京写下这封信。我在北京度过了愉快的时光，这个神奇的城市让我钦羡。过去几个月里我一直在世界各地旅行，搜寻不同国家的人们在战争期间所写的家信。这里的图书馆和档案室的工作人员热情帮助我查找中国军人的家信，对此我深怀感激。

希望有一天，我能再出版一本世界战争家书集，从而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作为人类我们何其相似，不论我们来自哪个国家。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这些书信可以提醒我们，我们的国民在战争中所曾遭受什么样的痛苦，而谋求和平的努力又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收获。

您的朋友

安德鲁·卡洛尔

记于北京

(2004年3月)

Tuesday April 25, 44  
Near Anzio, Italy.

Dear Dick;

Some thing happened to me the other day that I want you to know about! I was kneeling in my fox-hole, standing guard, keeping my eye open for any gericks, when they started to throw mortar shells near my hole. The first ones landed about 40 yds away, but those didn't bother me, & I kept on observing. The next instant I heard a swoosh & felt on my stomach in my hole. One shell had landed & exploded. I was kneeling from the corner but a splinter knocked some of the corner off, & filled the hole full of dirt, but my buddy & I came thru without one scratch. When my helmet fell off & stayed up on the Camp. It blew my rifle all to hell - which was sitting on top - ready to use. The rifle was found about 10 feet away, & my helmet is on the other side of a large drainage canal about 40 yds away. The reason which I am firmly convinced, that I've been so fortunate

1944年4月25日,约翰·麦格拉斯在意大利安齐奥写给中学朋友的信。当时一发子弹击中他的背包,从尚未寄出的信件上穿了过去。但他并没有受伤。

## 强烈推荐

安德鲁·卡洛尔带给我们的是无法估价的精神财富。这些书信蕴涵着深厚的个人情感，颂扬的是勇气、爱心、奉献和责任感，正是这些品质缔造了一个伟大的国度。

——汤姆·布罗考

这些写在战争期间的书信感人至深、发人深省，比其他来自前线的报告更有震撼力。作为最真实的历史记录，它们揭示了战争的本来面目。

——斯塔兹·特克尔

孤独的普通士兵所经历的一切往往在历史的茫茫烟尘中湮没。但是在这本书信集里，为这个国家服务过的男男女女的感受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书信中的文字优美动人，既扣人心弦又令人难忘。和这些被卷入战争的人们的言辞和情感相比，再没有什么更能使人感悟到战争的恐怖。这些不凡的书信以写信者亲眼所见提供了对战争最真切的记录。

——斯蒂芬·安布罗斯

安德鲁·卡洛尔所编著的书信集收录了一系列未曾发表过的信件，它们表达出了战争期间人们的真实情感……我非常喜欢阅读这些书信，相信您会有同样的感受。

——约翰·格伦

促使我写下《父辈的旗帜》一书的正是我父亲的一封家信。写下这封信的4天前，我父亲和其他战士经过浴血鏖战，终于将国旗在硫黄岛上升起。当年的战士为国家献上他的力量，现在，卡洛尔为我们，为我们的国家献上了这部意义非凡的美军战时通信集。

——詹姆斯·布拉德利

这些来自不同前线的声音令人无法抗拒。它们记录的情感和洞见具有深刻的穿透力。

——美国《出版周刊》

这本书信集难能可贵。它为专家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普通读者阅读此书，在增长见闻的同时更会受到心灵的洗礼。

——美国《书目》

# 目录

出版说明

致读者

强烈推荐

序 / 1

导言 / 9

I 美国内战 / 17

II 第一次世界大战 / 93

III 第二次世界大战 / 139

IV 朝鲜战争 / 265

V 越战;海湾战争;波黑战争 / 321

编著者按 / 399

译后记 / 401

中文版跋 / 403

关于“遗产工程”的说明 / 406

# 序

今天有许多男孩子把战争视为纯粹的光荣。可是，孩子们，战争有如地狱，你们可以将这警告传诸后代。我心怀恐惧地看待战争。

——威廉·特库姆塞·舍曼，1880年8月11日在共和国大军<sup>①</sup>会议上的讲话

1

和大多数征战已久的老兵一样，舍曼将军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他的话完全出于内心对战争的深深憎恨。在他向后人这样发出强烈呼吁的16年前，他一直是联邦军在西部的最高指挥官。是他猛攻佐治亚州，使它大火冲天，是他洗劫亚特兰大，以不折不扣的残忍一直进军到大海边，确立了美国南北战争中北军的胜利。

但是，明白他做了些什么以后，看到他的命令造成可怕的流血和破坏时，他的良心一定深受折磨；当他十几年后警示那些男孩子，后代们应当领会并深思他对战争发自内心的恐惧时，他一定也感受到了切肤之痛。

的确，舍曼长期担任军事领导人，战争带来的创伤使这些人能够深刻理解人类的好斗天性及其相伴的残暴行为。从公元前5世纪曾任希腊海军指挥官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直到现在，亲身经历使这些善于思考的

---

<sup>①</sup> 共和国大军：南北战争时期联邦军退伍军人组织，成立于1866年，成员最多时（1890年）达40万。系支持共和党的强大政治势力，主要活动是为退伍军人的退伍费、抚恤费和养老金进行游说。1949年举行最后一次一年一度的扎营活动。最后一名成员死于1956年。

战士所认识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哲学家桑塔亚那在20世纪初所清晰表述的古老真理：“忘记过去的人注定重蹈覆辙。”

《美军战争家书》帮助我们回忆过去并从中得到教益，广大的美国人民在此用家书的方式描述了他们直接目睹的战争，范围涵盖美国内战、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冷战、越战、海湾战争，以及美军在索马里和波斯尼亚的行动。这本不凡的书中的每一封信都是首次全文发表。编者安德鲁·卡洛尔在最近几年共收集了5万多封美国人的战时通信并从中进行精选，他称这些书信为“这个民族尚未被人发现的伟大文学”。

他寻找的对象不是政治家对军队进行侵略或反侵略动员时的豪言壮语，而是对战争事实提供真实可信的描述的个人家书。卡洛尔想传递的是南部联邦骑兵英雄约翰·辛格尔顿·莫斯比于1887年在他的内战回忆录中所表达的观点：“一个士兵第一次上战场后，战争在他眼中就失去了原有的浪漫情怀。”

崇拜兰博式功绩的人只能去别的地方体味战斗带来的激动，因为这部书信集呈现的是一系列普通人与名人提供的感人的证明信——热情洋溢的爱与牺牲的召唤，责任和荣耀，恐惧和迷惑，勇气和坚定不移，愤怒和激起愤怒的可怕的伤亡……大量书信不是在战场或军营中写就的，而是在大后方；有的书信提供的则是战地记者或战壕中护士的独特观察。这些信件有助于对人类永恒而难解的冲动做出有力的审度与思索——为什么人们总是倾向于伸手拿起武器，而不是信守《圣经·新约》中“你想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的为人准则。

书中所收入的信件从美国内战开始，那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时期，真理降临在这个国家。1860年，共和党人亚伯拉罕·林肯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他发誓不允许任何蓄奴地区加入合众国。被激怒的南方七州脱离联邦，组成“南部同盟”并选举前密西西比州参议员杰斐逊·戴维斯担任自己的总统<sup>①</sup>——这一切都发生在1861年3月4日林肯宣誓就职之前。刚刚就任一个月，林肯就面临命运攸关的选择：当时由少校罗伯特·安德森指挥的联邦驻军驻守在南卡罗来纳港口城市查尔斯顿的萨姆特要塞，由于物资供应短缺，他必须决定立即进行配给还是放弃阵地。

---

<sup>①</sup> 1860年2月20日，南卡罗来纳的全州代表大会通过《分离法令》，宣布与以美利坚合众国为名的联邦从此解散。在1861年2月底以前，位于棉花带的其他6个州，包括密西西比、佛罗里达、亚拉巴马、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相继脱离联邦。2月4日，分离州的代表在亚拉巴马举行会议，成立“美利坚联众国”，统称南部同盟。

当时的联邦陆军指挥官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支持撤退，林肯认为，假如有利于边界各州保持忠诚，这一行动倒还可以接受。但是反南部同盟情绪在北方日益高涨，撤退很有可能被视作软弱的标志，于是林肯大胆地决定增援萨姆特要塞，让身处充满敌意的南部同盟包围却勇敢无畏的安德森坚守阵地，护卫美国国旗及其所代表的一切。

一夜之间，安德森成了保卫联邦的战斗的象征。信件潮水般涌入查尔斯顿的要塞，赞扬驻军指挥官的勇气和在要求投降的巨大压力下仍持有的风度。尤其激励人心的话语出自马萨诸塞州前任州长马库斯·莫顿一封感人的书信，信件就写于南部同盟将军皮埃尔·德·博勒加德开始以4000发炮弹轰击萨姆特要塞的几天前。“在这联邦所有真正的朋友因忧惧而心情沉重的时刻”，莫顿写道，“当对共和党制度有效性的怀疑似乎盘踞大地时，人们开始感到疑惑，不久的将来人们将充分享受宪法规定的自由，还是要陷入无秩序无政府的状态之中。您在查尔斯顿港的行动显示出自信、智慧和爱国心，它时时的闪光重新激起了人们一度黯淡的希望，恢复了他们失去的信心，让他们坚信自己仍然拥有一个国民政府。”莫顿继续在信中写道：“这不是讨论威胁共和国的不快争端是否有价值的时候和场合；也不适宜询问谁该为环绕我们的危险负责。你英勇的行为告诫我们，我们的思索和努力首先应该贡献给对联邦的维护，因为它是我们睿智而爱国的父辈创建并遗留给我们的。我们，在我们的时代，应该把它的全部，连同它的荣光，完好地传承给后继者。”

在南部同盟对萨姆特要塞连续两天无情的轰炸之后，安德森不情愿地投降了，内战从此开始，它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生命损失：超过37万的联邦士兵和26万的南部同盟士兵阵亡，27.5万名联邦士兵和10万南部同盟士兵因伤致残。双方骇人听闻的流血牺牲留下了太多创伤，至今仍没有全部愈合。但正如莫顿州长在此处信中所表达的，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无论留下多么深的伤痕，与我们的自由俱来的是为后代维护《独立宣言》原则及保护合众国宪法的责任。尽管战争造成可怕的后果，但需要记住的是，安德森坚守萨姆特要塞出于两个最高尚的原因，即保卫联邦国家和在美国废除奴隶制。“有时火药的气味很不错，”拉尔夫·沃尔多·爱默森断言，“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国家。”

正是那些崇高的思想使美国撑过了最可怕的危机，它们也预示了这本书信集中最生动的主题。总体上说，写于内战和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书信有一种乐观的调子，从容之外更多的是温和的信心。相反，冷战时代的美国士兵，从朝鲜、越南及其他地方寄回家的信则充满疑问与迷惑，

他们坦率地追问，在长津水库弹坑中或湄公河三角洲稻田里冒死亡之险是否有意义，或者这样是否有益于美国等问题。

虽然此处收录的大部分书信上模糊的签名出自普通人之手，但有一些也是名人所写。编者安德鲁·卡洛尔收录的书信包括一些杰出人物，如内战中，在弗雷德里克斯堡血战前，一个寒冷寂静的12月夜晚，护士克拉拉·巴顿就着营火写下了她的思索；传奇式的骑兵军官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向他的妹妹复述在弗吉尼亚对叛军进行的一次令人毛骨悚然的侦察任务；尚未成为和平主义者的威廉·舍曼将军向朋友们描述焚毁亚特兰大的情景。在书信集中也能读到，一战中“黑杰克”约翰·潘兴将军激烈地倡导平等对待黑人士兵，二战中美国第一位黑人将军老本雅明·戴维斯，如何从亚伯拉罕·林肯动人的话语中得到了鼓舞。

社会工作者简·亚当斯在1915年10月29日写给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信中，表现出她胜任妇女和平党主席的能力，批评他准备让美国投入战争的军备政策。在一封令人震惊的信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抨击支持“漫骂战”的人，他坚持认为，在中国进入朝鲜战争后开始的那场“漫骂战”是针对他的。1990年到1991年间的海湾战争之后，一些个人信件甚至是由诺曼·施瓦茨科夫将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亲自寄出的，而对麦卡锡主义一次惊人有力的谴责正出于电视上广为人知的快乐的“法国厨师”朱莉娅·蔡尔德之手。在成为美食家的代表之前，她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服务办公室从事书记和一般的政策工作，那时她的名字是朱莉娅·马克威廉姆斯。

《美军战争家书》显露了烹饪节目从未展示过的蔡尔德的另一面。在1950年3月12日给史密斯学院的一位女校友的信中，她勇敢地抗议麦卡锡主义者在她的母校给有自由倾向的教授扣上“赤色分子”帽子进行政治迫害。“在这非常危险的历史时期，我们处于恐惧和混乱之中，不断受到矛盾观念和对情感的强烈诉求的冲击，我们的年轻人有必要从真理与谬误中筛选出真理；从民主中辨认出煽动；从自由中发现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未来的“法国厨师”宣称，“史密斯学院的责任，在我看来，是以教育确保它的女儿们能清醒而聪颖地运用自己的头脑，以保证她们能成为勇敢而见多识广的美国公民。”

书信集中最感人的名人书信，是一战期间，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儿子昆廷·罗斯福牺牲后不久写给一位朋友的令人伤心的信。罗斯福感谢哈威·弗里兰夫人的哀悼之情，他承认：“你所热爱的人离开人世后，再读他们留下的信真是很难；昆廷最后的信是他在前线的3个星期里写的，

那时他所在的空军中队平均每天就有一人阵亡，这些信件却洋溢着身处‘伟大的冒险’中所感受到的真切的快乐。”这位悲伤的父亲继续写道，“他和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订了婚，她非常善良、人品很好；对她来说这事令人心碎，对他的母亲也是一样；但是她们都说，宁愿他永不回来，也不愿意他从来没有离开。他的人生有过充实的时刻，他是在生命的巅峰死去的，在黎明的荣光之中。”

其他的信件也详细描述了一些战时的事件或者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它们使读者置身于历史的前沿。陆军下士理查德·伊斯特布鲁克的一封信就讲述了这样的事件，他从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的床边写信给他的父母。这名敌酋曾企图自杀而未遂。伊斯特布鲁克以日记形式，详细记载了东条英机输血的每个细节，显然是为了留给子孙。“在下一封信中我将寄出他衬衫的一角，”下士对他的母亲许诺，“上面有血，但千万别洗掉。就把它放在我房间里吧。”

1982年6月德博拉·贝耶莱恩用一美元在清宅旧货出售中买到一堆旧照片、明信片和新闻剪报，从中他发现了这封罕见的信。16年后，贝耶莱恩读到“亲爱的艾比”这一有关安德鲁·卡洛尔的“遗产工程”的专栏，他把这堆东西寄给了卡洛尔。书信集的编辑使东条英机企图自杀后所发生的部分事情现在被确切记入了历史。

这构成了这本书令人欣慰的潜台词，不只是卡洛尔发现了这些信，而且是“亲爱的艾比”专栏帮助他做到了这点。可以设想，阿比盖尔·范·伯恩在报纸上就卡洛尔收集书信的行动开辟专栏之前，对自己保存在佛罗里达活动房屋中一个箱子里的一封旧信，荷拉斯·埃弗斯全然未想到它重要的历史价值。当卡洛尔收到这封信时，对这一纪念品价值的任何怀疑都烟消云散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上士埃弗斯是在希特勒的私人专用信纸上写的信，信纸是1945年5月2日他在希特勒的慕尼黑公寓里找到的，这之前几天这个纳粹头子刚刚在柏林的地下掩体里自杀。但使得此信非比寻常的是埃弗斯用这张信纸向家人讲述的事情，他叙述了他在纳粹达豪集中营里看见的景象。“经历了两年的战斗后，你可以想象我目睹过许多死亡的场景，大部分是狂暴的死亡。但是没有什么比我现在看到的更使我震惊，”埃弗斯叙述道，“我碰见的第一列车厢里装了大约30个曾经是人的东西——全都是皮包骨……尸体彼此摞在一起，说不清有多少。只应装200人的污秽营房要关押1500人。营中原先关着16万人，我们到达时只有3.2万人还活着（或勉强活着）。每个营房都有一间毒气室和炉子间。两间屋子里都堆满了等待焚化的尸体……人们怎么能做出

那样的事情？直到现在我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书信集充满了冷酷的第一人称叙述，这使得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有些时候我们必须为某些原则而战斗。然而，使本书如此令人忧伤的是，一种淡淡的忧郁在其间不断回荡，就像以前发表过的最高盟军指挥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1944 年 4 月一天晚上写给家里的信，那是在开始进攻日的前几周。“我多么希望这场残忍的战争能够快点结束，”他向妻子倾诉道，“除了回到你身边（并留下来）的渴望，剩下的全是恐怖和悲哀，去统计每天的伤亡——即使在空战中——认识到有多少年轻人永远地去了。一个人必须培养一副冷酷的外表才能不带感情地考虑这种事情，但是他永远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阵亡的消息给全国的无数家庭带来了痛苦……在战争中，不仅仅是那些必须忍受痛苦的士兵，还有那些失去了亲人的家庭，都需要具有真正坚忍的神经。”

尽管他本人尽力使自己的神经麻木起来，艾森豪威尔发现，二战中他最艰难的一部分工作是在星期天完成的，这些星期天里他要处理一项悲哀的杂务：签署成千封必须寄回在欧洲阵亡的士兵家中的哀悼信。为了缓和在这些呆板的政府伤亡证明书上签名的痛苦，他只有求助于经典的战争诗歌，从荷马的《伊利亚特》到一战时代的西格弗瑞德·萨松。

6  
因为艾森豪威尔明白，无论战斗故事多么吸引人，没有什么能像一首好诗那样能捕捉住战争撕裂人心的痛苦，尤其是当炮火在头上尖叫时在散兵坑中写下的那些诗歌。艾克长期的经验证明，在教科书上读到 11.6 万多名美军士兵在一战中阵亡，完全不同于接受英国战争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死后发表的《为毁灭的青春的圣歌》中提出的问题：“谁为那些牲口一样死去的人鸣响丧钟？/只有枪喷射出的愤怒。/只有来复枪快速的射击声，/才能说出它们匆忙的祈祷。”

悲哀的是，欧文始终不知道他已经写下了有关一战的最著名的诗歌，因为停战前一周他在西线执行任务时牺牲。类似的命运落在艾森豪威尔所喜欢的阿兰·西格身上，这位美国人在大战爆发时参加了法国外籍军团。1916 年，就在他写下他伟大的诗篇《我与死亡有个约会》之后不久，西格在法兰西与德军战斗中阵亡。该诗这样开始，“我与死亡有个约会/在某个被夺取的路障。”而结尾则是，“我将遵守我的誓言/我不会忘记那次约会。”正是西格的诗激励富兰克林·罗斯福写下这样著名的句子：“这一代美国人与命运有个约会。”后来，总统约翰·肯尼迪也是用这句话要求美国在 10 年内把人送上月球。

《美军战争家书》中收录的个人信件有如平实的诗篇，在人们心中